

赤壁之戰

詹士模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系副教授

摘要

孫劉聯盟指的是漢末孫權集團與劉備集團之間的聯盟，它形成於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赤壁之戰的前夕。荊州是孫權、劉備、曹操三個集團必爭之地，孫權想奪取荊州作為西防要地，劉備想把荊州作為將來爭奪天下的基地，曹操把荊州作為兼併江東的跳板。曹操奪佔荊州，促成勢力較弱的孫權、劉備結成聯盟，共同抵抗勢力較強的曹操。

赤壁之戰包括四次戰役：赤壁遭遇戰、烏林火攻戰、華容追擊戰與江陵包圍戰。赤壁之戰的結果，曹操失敗，但仍佔荊州北部；孫權佔領荊州中部；劉備佔領荊州南部，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形成的基礎。

關鍵詞：孫劉聯盟、荊州、赤壁、火攻。

Chr Bi War

Shyh-MO Jan*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Sun-Liu Alliance” was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Sun Ch’uan and Liu Pei formed in Han Shian Ti 13th year (208 A. D.) , before the Chr Bi War. Jing Jou was a strategic place over which the Sun Ch’uan intended to use it as a fortress against enemies from west. Liu Pei wanted to build it as the base for fulfilling his ambition as the Emperor.

Ts’ao Ts’ao planned to take it as the bridgehead for conquering Jiang Dung. Eventually Ts’ao Ts’ao got Jing Jou. This resulted in the two weaker groups, Sun Ch’uan and Liu Pei, to form an alliance to fight against the more powerful Ts’ao Ts’ao.

Chr Bi War included four campaigns: happen campaign at Chr Bi, fire attack campaign at Wu Ling, pursue and attack campaign at Hua Rong, surround campaign at Jiang Ling. The result of Chr Bi War , Ts’ao Ts’ao was defeated, but he still occupied the northland of Jing Jou. Sun Ch’uan occupied the centralland of Jing Jou. Liu Pei occupied the southland of Jing Jou. Chr Bi War settled the foundation and putted in shape of Three Kingdoms.

Key Terms : Sun-Liu Alliance, Jing Jou, Chr Bi, Fire attack

赤壁之戰

壹、前言

赤壁之戰，是漢末群雄混戰和三國形成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三大戰役ⁱ中的第二次大戰，是南、北方主要軍事政治集團之間爭奪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戰略決戰。三方都將主力投入這次戰役，其結局影響孫、劉集團的生死存亡，也影響中國是走向統一，或是長期的分立。ⁱⁱ

赤壁之戰發生於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它是中國歷史上以寡擊眾、以弱克強的典型戰例，是曹操、孫權、劉備三個集團的一場大會戰。三個集團的英雄豪傑會聚一處，貢獻智慧與勇力作決定歷史命運的大決鬥。結果兩個較弱的集團，孫權與劉備聯盟，組成聯軍，打敗勢力較強的曹操集團，從而定下三分天下之局。

赤壁之戰是曹、孫、劉之間在長江中游進行的水、陸聯合作戰，也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以弱勝強的戰爭。孫、劉聯軍以 1:4 的劣勢兵力，戰勝了擁有絕對優勢的曹操，開創了在長江上以水、陸聯合作戰擊退北方軍的先例。

iii

孫劉聯盟是赤壁之戰的起點，也是赤壁之戰勝利的基礎，這個聯盟的重要性關係漢末三國的歷史發展。孫劉聯盟初步形成於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夕，中間經過從聯合到分裂，又從分裂走向聯合的曲折發展過程，最後以炎興元年（西元二六三年）蜀漢滅亡為標誌而結束。

孫劉聯盟的分裂與聯合對三國的歷史有深遠的影響，此聯盟之所以會分裂與再聯合，皆種因於初步形成時期，因此，孫劉聯盟形成的背景，就值得注意。

曹操進攻荊州，促成孫劉聯盟，曹操為何要進攻荊州？荊州對孫權、劉備、曹操有何重要性？孫劉聯盟有無必然性？雙方有無聯合的條件？是誰先

主張聯合？聯合過程有無困難？赤壁之戰的戰略、戰術及勝負因素為何？這些問題皆有釐清的必要。

本文時間從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年)七月曹操進攻荊州開始，至建安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曹操退出江陵為止。

貳、荊州是曹、孫、劉三方爭奪的戰略要地

荊州之爭的起點是赤壁之戰，^{iv}孫權、劉備和曹操都想奪取荊州。早在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二〇〇年）春天，孫策臨死之前曾告誡弟弟孫權要「選賢仕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v同年冬天，魯肅向孫權建議「先保江東，進圖荊州」：

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vi}

魯肅自從見孫權開始，就暗地向孫權灌輸取而代之，另創一個朝代，自為皇帝的思想。他沒有一點「中興漢室」的抱負。他捧孫權，所行的完全是現實主義，而不是正統主義；他志在攀龍附鳳，作新朝的「佐命大臣」。魯肅的建議是希望孫權趕在曹操之前占有荊州，然後再統一中國。^{vii}當時孫權只想保有江東，尚未認識荊州的重要性，沒有重視魯肅的建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甘寧也向孫權建議：

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

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viii}

甘寧不僅分析了劉表父子無能，也提到了佔有夏口的黃祖。甘寧建議的要點，是要孫權在曹操之前佔有荊州，然後再圖巴蜀。^{ix}孫權採納了他的意見，即派他去西擊黃祖，佔領了夏口（今湖北漢口），準備相機奪取荊州。從孫策的遺命和魯肅、甘寧的建議，可以看出孫權的國家戰略是「保江東，觀成敗，相機奪取荊州，據有長江中游，進圖王霸之業」。^x

劉備沒有固定地盤，他輾轉依附過公孫瓚、陶謙、曹操、袁紹。漢獻帝建安六年（西元二〇一年）官渡之戰後，他往南逃到荊州，投靠劉表。劉表先派他駐紮新野（今河南新野），後又移駐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北），讓他看守荊州北大門，作為北拒曹操的前哨。

劉備的個性，時人認為講信義、^{xi}寬仁、^{xii}堅忍有毅力、^{xiii}尊賢。^{xiv}由於有這些品格，使他深得人心。^{xv}劉備在荊州期間（西元二〇一至二〇八年），吸取過去失散的教訓，四處尋訪賢才以為輔佐。他禮賢下士，謙恭待人，得到了荊襄人士和北方流亡士族的支持。尤其是三顧茅廬，請出諸葛亮，才使事業有了轉機。^{xvi}

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劉備在襄陽以西二十里的隆中，三顧諸葛亮於茅廬之中，諮詢天下大事，諸葛亮向劉備提出了復興漢室，統一天下的戰略，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諸葛亮先分析當時的天下形勢：

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

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xvii}

諸葛亮看到了曹操以弱勝強是「人謀」，也看到了曹操在北方實力雄厚，憑劉備當時的力量，不可能與之爭鋒。同時他也指出孫權在江東的勢力已經穩固，只能作為盟友，而不可侵犯。只有荊州、益州，雖據形勝之地，而當權者闇弱無能，不能自守，所以諸葛亮讓劉備去佔有荊、益，幾乎是垂手可得。^{xviii}接著，諸葛亮向劉備分析完成霸業、復興漢室的戰略意圖：

將軍既皇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xix}

《隆中對》的要點是：肯定當時的形勢是曹操、孫權都有相當實力，既不可與之爭鋒，更不可卒圖；劉備必須先據有荊州，站穩腳跟，與曹孫鼎足相峙，然後再東結孫吳，西取益州，從荊襄與秦州形成對曹魏的鉗形攻勢，最後統一天下，卒成霸業。佔據荊州，東聯孫吳與西取益州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是整個戰略方針的核心。其中佔據荊州又是關鍵。否則，劉備就不能統一中國。^{xx}

這是一個穩健而進取的戰略。劉備不僅用它來指導赤壁之戰，也用它作為建國圖王霸業的總方針。^{xxi}

曹操早在消滅袁氏在北方的殘餘勢力時，就幾次想乘劉表老病、其二子不和的機會，奪取荊州，而許昌、洛陽距荊州很近，近水樓台，也有襲取的

有利條件。只是因北方袁氏的殘餘勢力尚未徹底肅清，不好兩面用兵。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西元二〇七年），曹操又打敗了盤據在遼寧一帶的烏桓，解除了東北邊境上的威脅。北方統一後，除據有兗、豫二州外，又佔領了青、冀、幽、并四州，形成了獨霸中原的局面，因而也滋長了立即乘勝南下兼併荊州的雄心。^{xxii}

荊州轄區，據《續漢書·郡國志》，荊州轄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七郡是：南陽、南郡、江夏、長沙、桂陽、零陵、武陵，包括今湖北、湖南兩省及河南、廣西等省的一部分。地處長江中游，東聯吳、會，西接巴、蜀，南達交、廣，北通許、洛，水陸交通，四通八達。漢末中原戰亂不已，這裏卻未受影響，沃野千里，民殷商富，成為中原人士的避難所。^{xxiii}「關西、兗、豫學者歸者，蓋以千數」。^{xxiv}「士之避難荊州者，皆海內俊傑也」。^{xxv}

如果曹操佔有荊州，他就取得了下一步兼併江東的跳板。如果荊州先為孫權、劉備所佔有，對他一下步兵下江南是不利的，因此，荊州是曹操南下首先要奪取的戰略目標。^{xxvi}

荊州的政治、經濟、地理條件和當時兼併戰爭的形勢，都決定了它是孫權、劉備、曹操三個集團割據稱雄的必爭之地。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荊州戰機四伏，孫權、劉備、曹操三方已開始用不同的方式，將手伸向了這塊膏腴之地。^{xxvii}

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春天，孫權派甘寧率軍消滅荊州黃祖軍，佔領了江夏（郡治在今湖北新洲）。曹操尚未南下，孫權就將手伸向了荊州。從孫權搶佔江夏的急迫心情，可以看出荊州對東吳的重要性。而曹操也厲兵秣馬，在鄴城（今河南安陽市北）開關玄武池以訓練水師，作兵下荊州的準備，但在他發動向南方進軍之前，水師的訓練可能尚未成熟。^{xxviii}「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xxix}諸葛亮一出山就向劉備指出，曹操下一個進攻目標是荊州。果然，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夏天，曹操率大軍南下，直奔荊州而來。當劉琮投降曹操，拱手讓出荊州時，諸葛亮曾「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xxx}歷史學者譚良嘯認為：鑒於力量單薄，在曹操大

軍壓境時用武力奪取荊州不僅不會成功，反而會惹惱荊州士民，因此，劉備沒有同意諸葛亮的主張。^{xxx1}

從孫權、劉備、曹操三個集團的戰略意圖來看，荊州是三方必爭之地，是三角鬥爭的焦點。孫權想奪佔荊州作為他西防的要地；劉備想將荊州作為他將來出兵宛、洛，進圖王業的基地；曹操將荊州作為他兼併江東的跳板。從客觀態勢來看，孫權擊滅了黃祖，搶先佔領了荊州東部的江夏，正想染指荊州；劉備則早已駐軍在樊城，正想取得一處立足點，曹操卻先下手為強，於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九月搶先奪佔了荊州北部襄陽。孫權、劉備都晚了一步。^{xxxii}在曹操的強大壓力下，促成孫、劉兩個集團聯合起來與曹操對抗，展開了漢末三國時代有名的赤壁之戰。

參、曹操進攻荊州

曹操進攻荊州前夕，「荊州立嗣」情勢趨急。荊州牧劉表前妻生有兩個兒子，長子劉琦，次子劉琮。按照「立嫡」慣例，長子劉琦應該是劉表的繼承人。最初，劉表認為長子劉琦的外貌、舉止和性格很像自己，非常喜歡，有立他作繼承人之意。後來續娶蔡氏有寵，次子劉琮又娶了蔡氏姪女，蔡氏喜歡劉琮，只想劉琮繼承基業，光大外家的門楣，常在劉表面前說劉琦的壞話。劉表寵愛蔡氏，聽信她的話，逐漸疏遠長子劉琦。蔡氏的弟弟蔡瑁掌握實權，和劉表的外甥張允聯合，全部佈滿荊州要津，成為擁護劉琮的權勢派。劉琦內外受敵，進退維谷。^{xxxiii}在這種情況下，劉琦內心不安，於是就向諸葛亮請教應變之策，諸葛亮本來不願捲入「立嗣」之爭，後來劉琦堅請，諸葛亮示意劉琦離開襄陽（荊州州治），說：「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xxxiv}諸葛亮的意思是要劉琦到外面佔據一塊地盤，既可以免遭到劉琮等權勢派的逼害，又可以掌握一部分實力，以備將來之用。恰好這時江夏太守黃祖和孫權軍隊交戰陣亡，劉琦抓住機會，乘機自請出任江夏太守，駐軍夏口。劉琮、蔡氏等權勢派並無反對，因而事情順利成功。後來劉

表一死，曹操大軍南下，劉琮繼任荊州牧不久，即投降曹操，劉備倉皇出走，劉琦所保全的江夏一萬兵力，能成為劉備和孫權合作破曹的軍事本錢，便是諸葛亮這一妙計的意外收穫。^{xxxv}

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七月，曹操率步騎十五、六萬大軍，從鄴城出發，大舉南下，進攻荊州。他採納尚書令荀彧「可顯出宛、葉（今河南葉縣西南）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xxxvi}的作戰方針，遂一部兵力向宛、葉進行佯動，吸引荊州劉表的軍隊，以精銳部隊向新野方向，出其不意地直下荊、襄。八月，劉表病死，次子劉琮繼任荊州牧。九月，曹軍進到新野，劉琮不戰奉表迎降。

原來劉琮降曹，是荊州權勢派的計劃，他們一心只想攆走劉備，知道光憑劉琮決不能攆走劉備，因而不惜引進曹操勢力，想借曹操的力量來攆走甚至消滅劉備；猶如當年何進想借董卓消滅宦官一般。所以投降曹操的經過，自始至終，一直就隱瞞劉備集團。而駐紮樊城和襄陽一水之隔的劉備集團，也一直等到曹操大軍開進南陽，迫近新野前線，才知道荊州權勢派的計劃。^{xxxvii}

當劉琮投降曹操的計劃被發現時，劉備集團本有立攻襄陽劫持劉琮去江陵的一派主張，「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劉備回答說：「劉荊州（劉表）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xxxviii}諸葛亮亦曾「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xxxix}劉備沒有採納，結果荊州被曹操佔領了。

盧弼的《三國志集解》引黃以周的《傲季雜箸》，認為劉備雖能吞併劉琮，但不能抵禦曹操南下的大軍，即或佔領了荊州也是保不住的。^{xl}劉備這時不立即吞併劉琮以奪取荊州，可能是：第一，以武力解決劉琮雖勝負難料，但即使勝利，仍是難以完全制服他們。在劉琮集團內掌握軍權並有相當影響力的是蒯越、蔡瑁這一些人，他們是當地的望族，反對劉備而傾向曹操，是劉備奪取荊州的極大阻力。劉備從他的政治奮鬥經驗中，深深感到不取得荊州大多數人士的擁護，要在那裏站穩腳跟是不容易的。^{xli}為此劉備決定採用

「政治作戰」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以信義和感情來獲得荊州的人心。^{xlii}劉備往這個方向努力，效果不錯。當九月部隊正式撤退，經過襄陽城外時，他一面痛哭流涕，在劉表墳前拜辭，^{xliii}一面親到城下，大叫向劉琮告別。把人情味發揮到盡頭，間接提昇政治作戰的意境。結果使劉琮內疚，不敢見面，也不追截，讓劉備安全撤退。更成功的是：使荊州人民相信劉備「信義寬仁」，願跟隨他。^{xliv}此舉果然奏效，曹操攻入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雲」。^{xlv}

第二，荊州是三方必爭之地，若劉備搶先佔領荊州，不僅會受到曹操大軍的全力攻擊，而且很可能引起孫權的忌妒，得不到他的支持，使自己陷於孤立地位，最後還是會被迫退出荊州。

第三，曹操是劉備、孫權的共同勁敵，任何一方都不能單獨與之抗衡。曹操南下的矛頭主要是指向孫吳，劉備撇開有爭議的荊州，先與孫吳建立聯盟，同心破曹，解決了這一主要矛盾，這正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xlvi}

劉備得知劉琮投降曹操，緊急率軍向南往軍事重鎮江陵（今湖北江陵）撤退，並命大將關羽率水軍萬人，乘船數百艘，由漢水東下到江陵會合。荊州兵民跟隨劉備南逃的有十幾萬人，輜重數千輛，因此劉備軍民每天行程僅十幾里。由於隊伍中，平民太多，隨身行旅、糧食、牲口、車輛很多，撤退的速度緩慢，有些部將擔心被曹軍追到，向劉備建議說：「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這是勸劉備拋棄荊州追隨而來的百姓，軍隊先行撤退，以保實力的作法。^{xlvii}但劉備不忍心棄百姓而不顧，他感慨地說：「夫濟大事必先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xlviii}劉備在危險的情況下，仍能愛護人民，實難能可貴。東晉的習鑿齒曾評論說：「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xlix}對劉備大加褒讚。

劉備「濟大事必以人為本」，這確實不錯，但總覺有些迂腐。在當時那種緊急情況下，究竟怎樣作才算真正保民，才能長久保民呢？先佔據江陵，自己立定腳跟，荊楚士民才能長久有託，這算是大信義；坐失良機，自己無

處安身，荊楚士民流離失所，雖與他們暫時共患難，也只能算是小信義。ⁱ

劉備在功利方面考慮到這些士民和眾多的輜重是他兵力和物資的來源，不願捨棄；另一方面，對曹軍的行動估計錯誤，以為曹操入襄陽受降後，很可能要歡慶數日，在此期間，應有足夠的時間撤退到江陵，因而仍然率軍、民同行。

曹操聽說劉備往江陵撤退，因為江陵是大江南北的一個要津，是荊州的水軍要塞，也是順江東下的上游軍事基地，貯存大量軍用物質，如果被劉備拿去，武裝新編收來的軍隊，就會大大地增強劉備的軍事力量，因此自率精銳騎兵五千追擊劉備，一天一夜趕了三百多里地，追到當陽長阪（今湖北當陽縣東北），將劉備隊伍擊散。ⁱⁱ

《南齊書·州郡志》說：「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唇齒。」五百里路程，若以「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的急行軍速度，只須兩天可到。即使慢一半，也只要四天。可是，劉備從襄陽出發五天之後，才走到當陽，離江陵還有一百五十里之遙，平均每天南行才七十里。抵達當陽長阪的前一天，他的隊伍人數已經多達十餘萬，人車擁擠，行進困難，以致於當天只前進十幾里。ⁱⁱⁱ劉備隊伍人數有十幾萬的原因，一是劉備的號召力，二是荊州人不願投降曹操的，數目相當可觀，三是兩漢、三國時代，去古還近，社會的組織含有大家族的意味較多，做官、從軍和避難的人，往往帶著家族、親戚走，所以數目特別多。ⁱⁱⁱⁱ

長阪一役，曹操截獲劉備的全部輜重，並俘獲大量人馬，劉備的兩個女兒也被曹操部將曹純活捉。劉備甘夫人及其子劉禪因趙雲奮力搶救，才幸免於難。徐庶母親被曹操抓走，致使徐庶辭別劉備，投歸了曹操。^{liv}

劉備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衝出重圍後，只得放棄原定撤往江陵的計劃，折向東南，往漢水方向撤退，途中剛好與關羽的船隊相遇。渡過沔水（漢水）後，又碰上江夏太守劉琦的軍隊一萬餘人，於是一同撤到夏口（今湖北省漢口市）。^{lv}後又逃向長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東北）。

曹軍迅速地襲取了江陵，破壞了劉備想與關羽會於江陵的計劃，這是戰

略上的一個重大勝利。^{lvi}曹操幾乎是兵不血刃地奪取了荊州，並獲取了荊州本地和外地來荊州避難的大量人才，從而大大增強了實力。這一勝利的取得，固然由於曹操主觀指揮的正確，如善於把握時機，行動果敢、迅速，發揮了長途奔襲、不怕疲勞的精神，以致出敵不意，輕而易舉地奪得了長阪之役的勝利，而這一勝利對於奪取江陵，進而奪取整個荊州，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lvii}

曹操佔據荊州，不僅把劉備重新逼入了無立錐之地的困境，就連屯兵柴桑（今江西省九江西南）、觀望成敗的孫權，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現實的危險。遠在西蜀的益州牧劉璋，也匆匆派來使者，向曹操表示臣服，並開始接受征兵和納稅的任務，立即派來士兵，補充曹操的部隊。曹操可以說是威震天下，達到了他事業的頂點。^{lviii}

從另一方面看，則是無能的劉琮和荊州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幫了曹操的大忙。劉琮手下的蒯越、韓嵩、鄧義、劉先、桓階等人，早在劉表時代就已傾向曹操，他們在劉表集團內部形成了一股勢力，在輿論上大大地幫助了曹操，最後終於水到渠成，一舉改變了荊州的命運。如果劉琮、劉琦和劉備三人能夠團結一致對付曹操，那局面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lix}

曹操佔領江陵以後，處理一些戰地政務工作和大事封賞，他進一步籠絡荊州投降的上層人士，封爵許官，加以利用，安撫百姓，以維持新統治地區的秩序，派遣新錄用的劉巴過江（長江）「招納」長沙、桂陽、零陵三郡，加益州牧劉璋振威將軍、劉瑁（劉璋之兄）平寇將軍，防止其他割據軍閥橫生枝節。^{lx}曹操不得不如此，因為荊州集團部份文武幹部非真心，也不願降曹，甚至有人如李嚴（即李平）等寧願投降益州牧劉璋。曹操的善後耽擱，使劉備有了喘息的機會。^{lxi}

曹操不從當陽長阪向東追擊劉備，反而向南直進，雖佔領了江陵，但這樣一來，曹操大軍就集中在江陵一帶，反而讓劉備有喘息之機了。

不追擊劉備，至少也應先消化荊州。荊州是個大州，不要說長江以南那部份，就說江北的地區：北面南陽、新野、襄陽都屬南陽郡，轄地有現在河

南南部、湖北北部和陝西南部地方；東面的江夏郡，轄地有現在湖北東部地方；西面的南郡，轄地有現在湖北中部和西部地方，合起來相當於兩個省。加上劉表統治荊州十八年，「擁甲十萬，坐觀成敗」，而不能「起乘其敝」，^{lxii}這種打算本不足大有為於天下，^{lxiii}然而他沒有參加其他軍閥的戰爭，因此人口繁盛，人才集中，物資積蓄，地方富庶。荊州位於兩湖盆地，山陵湖川割裂，有效控制本即不易。曹操的原定目標之一劉備尚未消滅，卻在十月時又指向了孫權。荊州消化未完即欲捕捉新目標，應為冒險輕敵之舉。^{lxiv}

肆、孫、劉聯合抗曹的戰略決策

當曹操決策東下進攻孫權之時，謀士賈詡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明公（指曹操）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lxv}

這是一個從長計議的辦法，目的是要在荊州站穩腳跟，獲取民心，最後再迫使孫權不戰而降。但曹操輕而易舉地奪取了荊州，眼下兵威正盛，雄心勃勃，恨不得立即就將孫權拿下，哪裏聽得進賈詡的勸告。^{lxvi}

賈詡建議的實質，就是勸曹操進行戰略休整。為曹操計，應在奪佔江陵以後，暫緩兵下江東，乘機先略取荊州在江南的四郡，佔領全部荊州，取得西可以進窺巴、蜀，東可以威脅江東的優越戰略地位，然後扼守江陵戰略要點，鞏固佔領地區，進行戰略休整，安定內部，訓練水師，靜觀孫權、劉備的動向，仍然採取統一北方戰爭中所善用的離間、分化、各個擊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用漢獻帝的名義，封官進爵，拉攏孫權；在軍事上，集中兵力，進擊兵敗勢窮的劉備，迫使他南竄。然後再與孤立的孫權較量。曹操如果能這樣做，則江東的統一很可能不會延到六十年後，才由晉武帝司馬炎來完成

了。^{lxvii}

曹操佔領了長江北岸的廣大地區，兵多將廣，在戰略佈署上，正應該多路進軍，迫使孫權分兵應付，不能集中全力與劉備會合，同曹操決戰於赤壁。曹操亦犯了袁紹在官渡之戰中，以十萬大軍使用於一個戰略方向上的錯誤。他又留重兵於江陵、襄陽，在江陵一個戰略方向上輕敵冒進，既打劉備，又擊孫權，促使孫、劉兩家緊密聯盟，增加了自己的敵對力量，這是失策的。^{lxviii}

《三國志》作者陳壽說：「太祖（指曹操）不從，軍遂無利」。^{lxix}陳壽認為曹操不聽賈詡之諫而定「順江東下」的戰略是錯誤的。但是，裴松之以為，由於當時韓遂、馬超等威脅關右，孫權、劉備又必爭荊州，曹操根本不可能安坐江陵而定南方，只有抓緊時機，乘勝前進，因而斷言曹操決策東下並非「失算」，賈詡之諫「未合當時之宜」。^{lxx}

欲論斷陳壽與裴松之的看法，何者較允當，應再看下面的史料。曹操在赤壁兵敗回去後，曾哀嘆說：「郭奉孝（指謀士郭嘉）在，不使孤至此」。^{lxxi}他在吃了敗仗之後，為何想起郭嘉呢？曹操當年擊敗袁紹，佔領黃河北岸的戰略要點黎陽以後，雖想攻打鄴城，一鼓作氣掃蕩袁氏在北方的殘餘勢力。而郭嘉卻不贊成他這個不進行戰略休整的作戰意圖，向他建議說：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鬥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lxxii}

他當時採納了郭嘉這條「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的作戰指導，回師修整，暫緩進攻。果然不久袁氏兄弟互相爭奪地盤，使他取得各個擊滅袁氏兄弟的勝利。曹操南下進攻荊州，因勝而驕，忘掉了這條記憶猶新的成功經驗，進攻孫權，赤壁兵敗，才發出哀嘆。^{lxxiii}由此可見，陳壽所論比起裴松之之見，較為允當。

在曹操南下的時候，其謀士就有人指出孫、劉結盟的必然性。劉備投奔孫權的消息傳到江陵，在曹操軍中引起了一番議論。不少人認為孫權必殺劉備，只有程昱提出不同的看法：

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lxxiv}

事實證明，程昱的估計是正確的。他所說的「曹公無敵於天下」，孫權「不能獨當」，劉備具有一定的實力，正是孫、劉結盟的基礎。^{lxxv}

孫、劉聯盟產生於赤壁大戰前夕，在此之前，孫權坐守江東，觀望軍閥割據稱雄的成敗，並沒有感到有與其他軍事集團建立聯盟的必要，當然更談不上與寄人籬下的劉備聯合去對付曹操了。但當曹操親率大軍南下荊州，想乘勝統一天下時，孫權的統治也同時受到了威脅。孫權集團意識到了江東雖有「吳越之眾，三江之固」，^{lxxvi} 要單獨與佔據廣大中原地區的曹魏集團相對抗，其軍事、經濟實力是不能勝任的。而當時的荊州軍閥，「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只有寄居荊州的「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lxxvii} 可以聯合。即必須與劉備集團共同建立一個反對曹操的聯合戰線，共同抵抗曹操，才能挽救自己的危亡。^{lxxviii}

孫、劉結盟，雖然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已先提出，但實際行動的倡始者畢竟還是魯肅。^{lxxix} 早在曹操進攻荊州，劉表病死，形勢緊急時，魯肅已向孫權提出建議：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

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眾，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lxxx}

魯肅這次建議，除談到荊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占有荊州的重要意義之外，也談到劉表二子不和，荊州難保。值得注意的是，魯肅看到了劉備在荊州的作用，想讓劉備統率劉表的軍隊，與結盟好。^{lxxxi}魯肅的卓識遠見，是在於東吳勢孤力弱之時，一眼就看到劉備集團，將是與東吳聯合抗拒曹軍的理想，且是唯一的一支力量。他當機立斷，自告奮勇，向孫權請命，願以「弔喪」為名，結盟劉備。^{lxxxii}魯肅當機立斷與劉備定盟，乃是在孫吳未能建立上游屏障，而面臨曹軍威脅的情況下，不得不為之事。在曹軍的壓力下，孫、劉兩方必須合作方能自存。^{lxxxiii}

孫權採納魯肅的建議，立即派他以弔喪為名，去荊州了解情況。魯肅揚帆西上，行至夏口，就聽說曹操已向荊州進軍，於是日夜兼程趕路。到南郡（江陵）時，得知劉琮已經投降，劉備正向南撤退。按理說，此時弔喪之事已成泡影，魯肅儘可東歸返命。但是，機智果敢的魯肅，馬上意識到下一步江東將要面臨曹操兵鋒的威脅，為了爭取盟友，他不顧個人安危，毅然從江陵北上去見劉備。^{lxxxiv}兩人在當陽長阪相遇，魯肅首先轉達了孫權的問候和仰慕之意，然後問劉備的去向。劉備表示想去嶺南投奔老友蒼梧太守吳巨，魯肅聽了，立即轉達孫權聯合抗曹的意圖說：

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人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乎！^{lxxxv}

劉備和諸葛亮，都覺得聯孫抗曹是一條可行的出路，就欣然接受魯肅的建議，劉備與諸葛亮、張飛、趙雲、魯肅等數十騎，立即改道向東，直趨沔

水（漢水），與關羽的水軍萬餘人和江夏太守劉琦率領的萬餘人先後會合，一同乘船東下，在夏口（漢口）進入長江後，又順流而下，退守長江南岸的江夏郡鄂縣樊口（今湖北省鄂城東北）。此時，曹操已佔領江陵，正準備乘勝順流東下。諸葛亮建議劉備說：「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lxxxvi}

魯肅西上荊州弔喪之後，孫權關心荊州局勢的發展，也起身溯江而上，將行營暫移到豫章郡的柴桑（今江西省九江西南）。柴桑西接荊州，距樊口約四百里水路，在這裏能夠迅速得到西方的消息。^{lxxxvii}

劉備即派遣諸葛亮隨同魯肅到柴桑會見孫權。諸葛亮見到孫權後，首先根據當時的形勢，針對孫權的猶疑態度說：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劉備）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lxxxviii}

孫權聽了很尷尬，馬上反唇相譏說：「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lxxxix}

諸葛亮乘機用激將法激孫權說：

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xc}

諸葛亮以此壯烈豪語表達了劉備與曹操間勢不兩立的關係。在此攸關之際，非但沒有憐求孫權，反而鼓勵孫權穩住對抗曹操的陣腳。這一激有用，孫權果然中計，馬上激動地說：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xci}

諸葛亮見孫權明確表示了抗曹的態度，他不顧孫權語含譏諷，針對孫權對劉備力量的懷疑，著重分析曹軍的弱點說：

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xcii}

孫權聽了諸葛亮這番入情入理的分析，非常高興，從而增強了抵抗曹操的信心。他決定與他的幕僚再進行討論，以便在內部取得共識。這時候，曹操的信到了，上面寫道：

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xciii}

這實際上是向孫權下的一封戰書。「奉辭伐罪」謂奉天子之命討伐有罪，說得義正辭嚴，理直氣壯。「旌麾南指，劉琮束手」，將大軍南下，席捲荊州，守軍望風披靡，劉琮不戰而降的情景，描繪得活靈活現。「水軍八十萬眾」，乃誇飾之辭，目的是要對孫權進行恫嚇，如果孫權能像劉琮那樣，懾於兵威，不戰而降，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曹操很懂得幽默，他不說「踏平江東」，而說「會獵於吳」。全文語氣躊躇，措辭委婉，特別是將一場惡戰

說成一次輕鬆的會獵，表現了曹操非凡的氣度，同時也反映了他過於高估自己的力量，盲目驕傲輕敵的心理。^{xciv}

曹操企圖用一封恐嚇信迫使孫權不戰而降。從他的企圖和行動可以看出他的戰略方針是「利用一舉破荊州的聲勢，乘勝再下夏口，兼併江東」。^{xcv}然而就是這樣一通文學意味很濃的挑戰書，竟也嚇住了孫吳的大多數臣僚，以致於紛紛提出投降曹操的主意來。^{xcvi}

在東吳內部，對「抗曹」或「降曹」問題上，發生爭辯。以張昭、秦松為代表的主降派被曹操的聲威所嚇倒，主張迎降。長史張昭等主降派認為：

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鬥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xcvii}

孫權聽後未表態，魯肅在旁一言不發。當孫權起身上廁所時，他立即跟上去說：

向察眾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眾人之議也。^{xcviii}

孫權聽了，很感慨地說：「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xcix}

當時周瑜已被派往鄱陽（今江西鄱陽），魯肅勸孫權將周瑜召回，共商抗敵大計。周瑜是主戰的，他回來後，先激勵孫權：

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c

當時，整個江東，整個中國，有沒有一個人，敢說，曹操是來送死，周瑜說「操自送死」四個字，是非常雄壯！

接著周瑜向孫權分析曹操的弱點：

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ci}

孫權聽完周瑜的分析和慷慨激昂的請求，激動地說：「孤與老賊（指曹操），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cii}說完，立即拔出寶劍，砍去奏案一角，厲聲說：「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ciii}

孫權表明了自己的決心，並決定聯合劉備，共抗曹操。而這個決心，正是周瑜影響的結果。^{civ}當天晚上，周瑜又進見孫權，將曹操的兵力再作具體的分析：

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cv}

孫權聽了，大為欣慰，他走上前去，拍著周瑜的後背說：

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cvi}

周瑜和諸葛亮對曹軍情況的分析，大體是一致的，概括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曹操的兵力並不像他信中所說那樣有水步兵八十萬，最多也不過二十三、四萬人。

第二、曹操從北方帶來的十五、六萬軍隊，經長途奔襲作戰，已經相當疲勞；北方士兵習慣於騎馬陸戰，而現在要進行水上作戰，並不是他們的特長；又因水土不服，必生疾病，喪失戰鬥力。

第三、新歸降的劉表軍隊七、八萬，對曹操還心懷疑懼，不會賣力替曹操作戰。

第四、時值寒冬，缺乏馬草，給養不足。

第五、曹操後方尚不穩定，有後顧之憂。

以上各點確實都抓住了要害，後來形勢的發展，證明了這些戰前的敵情分析和判斷的正確性。

經過諸葛亮、魯肅和周瑜的反覆分析、說服，孫權終於下定了抗擊曹操的決心，當即任命周瑜為左軍都督，程普為右軍都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參謀長），協助籌謀策劃，率領精兵三萬人，溯江西上，和駐軍樊口的劉備會合，準備迎擊曹操的進攻。^{cvii}而孫權親自統率後方諸軍作為預備隊，以為策應。孫劉聯盟終於形成。

赤壁之戰，軍事指揮歸功周瑜；而戰前的戰略決策，則首推魯肅。沒有

魯肅定聯劉抗曹之策，就沒有赤壁之戰。^{cviii}東吳上下一心和周密審慎的戰略佈署，顯示孫權在決策方面高於曹操，足以取勝曹軍。可見孫權通過主觀上的努力，克服客觀上的弱點，使戰局由表面上的被動，轉為實質上的主動，從而在這關鍵性的歷史事件^{ciX}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成為赤壁之戰的勝利者。^{cx}

赤壁之戰前夕，表面上，曹操乘戰勝之威，以數十萬大軍，壓到長江，勝利大有把握。但他不知道形勢已在暗中發生變化：自己方面的優勢，因荊州的意外得手而大大削減；反之，敵人方面的劣勢，卻由於緊密團結，完成孫劉聯盟，和拼死抵抗的決心而轉為優勢了。這種矛盾對立的轉化，自然不是當時因勝而驕的曹操所能料及的。

赤壁之戰，劉備要依賴孫權，孫權又何嘗不依賴劉備，在雙方同心協力的配合下，結成孫劉聯盟，赤壁大戰因而取得決定性勝利。^{cxI}由此可知孫劉聯盟的重要性。

伍、赤壁之戰與勝敗原因

(一)赤壁之戰

曹操滅吳的戰略是速戰速決。曹操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滅吳，是由於對形勢過於樂觀，也是因為有後顧之憂。他要顧及後方割據者韓遂、馬超，也要顧及許都、鄴下的擁漢傾向，不便於長期在外，而聽任擁漢傾向的發展。

滅吳的佈署是：以北方十五六萬及荊州降兵七八萬，共二十二三萬水、步兵，組織滅吳軍，以荊州降將戴瑁、張允親率滅吳軍主力從江陵出發，沿長江順流，水陸俱下，以夏口、柴桑(今江西九江北 6 公里)等要地為目標，尋殲東吳水軍。^{cxii}

孫權軍陣的編組與戰役佈署大約如下：

統帥：水陸軍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贊軍校尉魯肅；

前鋒：丹陽都尉黃蓋；

本隊：當口令甘寧、橫野中郎將呂蒙、中郎將韓當、宜春長周泰、征虜

將軍孫賁、竟威校尉陸遜、武猛校尉潘璋等；

後方守軍：給事朱桓防守柴桑(今江西九江北 6 公里)，以備援各方；孫權也親自統率後方諸軍在柴桑策應。^{cxiii}

赤壁之戰實際包括四次戰鬥：赤壁遭遇戰、烏林火攻戰、華容追擊戰及江陵包圍戰。

1.赤壁遭遇戰。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年)冬十二月，周瑜率吳兵三萬從柴桑出發，溯江而上，在樊口(湖北鄂城東北)會合劉備、劉琦軍，軍隊進駐夏口(湖北漢口)。孫劉聯軍的前進佈署是：周瑜率吳軍水師沿江西上，是抵抗曹軍進攻的主力；劉備率軍沿長江北岸西進，主要進行陸戰；關羽率水師留守夏口(湖北漢口)，監視、阻擋襄陽之曹軍沿漢水進入長江。曹、吳兩軍在赤壁(長江南岸，湖北蒲圻西北)遭遇，雙方初戰，曹軍敗退，退到長江北岸烏林(湖北洪湖東北鄖林磯)，曹軍水陸兩軍駐紮在鄖林。周瑜軍則駐紮在南岸的赤壁附近，曹、吳兩軍隔著長江對峙。

2.烏林火攻戰。曹軍大部分是北方人，不習慣風浪顛簸，為了克服此弱點，曹操下令將戰船首尾用鐵環連接起來。吳軍前鋒指揮官黃蓋建議採用「詐降火攻」的戰術，統帥周瑜採納。烏林火攻戰的經過，《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記載：

乃取蒙衝鬥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預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隊敗退，還保南郡。^{cxiv}

周瑜率精銳部隊進擊，劉備也從北岸向烏林攻擊，孫、劉聯軍與曹軍在烏林主力決戰。曹軍被吳軍火攻奇襲後，水軍與陸軍營寨被燒燬，陣勢大亂，加上軍中疾病流行，戰力減弱，人馬燒死溺死者甚多，無法抵抗，曹軍大潰。

3.華容追擊戰。曹軍在烏林被吳軍火攻潰敗後，分水、陸兩路向江陵撤

退。曹操率殘餘之曹軍主力從華容道撤退，經過華容縣東邊的雲夢沼澤區，^{cxv}道路泥濘，人馬行進困難，有時遇大霧，迷失道路，曹操下令身體較弱之士兵背草填路，這些體弱之士兵被撤退之人馬踐踏，死亡甚多。《資治通鑑》卷六十五記載曹軍華容道撤退之慘狀：

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太平御覽》卷一五一引王粲《英雄記》說：

曹操「行至雲夢大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

曹軍未被燒之船隻，從水路撤退，沿長江逆流而上，行至巴丘(湖南岳陽南附近)時，疾疫更嚴重，就在小洲邊燒燬剩餘的船隻。《三國志》卷十四〈郭嘉傳〉記載：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cxvi}

曹操於撤退中發生疾疫與糧荒，死亡大半，《三國志》卷四十七〈吳主傳〉說：

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cxvii}

曹操抵達江陵後，因水、陸兩軍皆損失慘重，已無能力再進攻孫權，就令征南將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自己率餘部退回北方。

4.江陵圍攻戰。十二月，孫劉聯軍水、陸兩軍進至江陵，從此至建安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一年之中展開江陵圍攻戰。孫劉聯軍的佈署是：由周瑜、程普率吳軍主力駐紮於長江南岸，從南岸以水師進攻江陵，擔任江陵圍攻戰之主力；甘寧佔領江陵上游之夷陵(湖北宜昌東南)，一方面從水上封鎖江陵，一方面取得長江中游的制江權。周瑜進攻江陵期間，劉備表奏劉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劉備佔領了荊州南部四郡，之後幫助周瑜從外圍孤立江陵，企圖使曹仁孤立，棄城北撤。其佈署是：以張飛率 1000 兵歸周瑜指揮，以周瑜分出 2000 吳兵加強劉備軍，沿江夏水向江陵側後迂回，劉

備占領了襄樊和江陵之間漢水以西的臨沮(今湖北遠安西北)、旗陽(今湖北枝江北)數縣，同時令關羽沿沔水北上，占領漢水以東各縣，斷絕北道，^{cxviii}阻止襄樊曹軍向江陵增援。^{cxix}

江陵圍攻戰雙方相持一年，曹仁所部曹軍，孤立無援，傷亡慘重。建安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曹操放棄江陵，汝南太守李通救出棄城逃走的曹仁，^{cxx}周瑜佔領江陵。「(孫)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cxxi}

(二)赤壁之戰的勝敗原因

赤壁之戰歷時一年，從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年)十二月至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戰爭結果曹軍大敗，「死者大半」^{cxxii}，荊州大部分喪失。孫、劉集團大勝，孫權佔領了南郡與江夏郡，周瑜被任命為南郡太守，鎮守江陵，程普被任命為江夏郡太守，鎮守沙羨(湖北武昌金口鎮)，戰後孫權控制了長江中游。沒有地盤的劉備，在戰爭後期也攻佔了荊州的江南四郡：長沙郡、桂陽郡、武陵郡、零陵郡。赤壁之戰，奠定了三國形成的基礎。

1. 曹操失敗的原因

(1)因驕傲而誤判形勢，導致對孫劉的政略失當。曹操南征荊州，是在北伐烏桓大勝之後，驕傲情緒很重，及至兵不血刃，逼降荊州勝利後，曹操更驕傲，無法冷靜分析情勢，高估自己，低估孫劉的力量，自認天下無敵。^{cxxiii}既不能殲滅劉備，又沒有拉攏爭取孫權，最後同時進攻孫劉兩個勢力，促成孫劉聯盟的形成，導致自己失敗。赤壁戰後，曹操感嘆地說：「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他想到如能採取郭嘉建議攻袁譚、袁尚時之策略：「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cxxiv}的策略，則赤壁之戰將不會失敗。

(2)戰略失策。當曹操從江陵向江夏進兵之前，太中大夫謀士賈詡曾勸阻曹操不要立即進攻孫權：

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事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眾而江東稽服矣。^{cxxv}

謀士賈詡勸曹操鞏固新佔領之荊州地區，安撫百姓，恢復生產，收攬人

心，建立統治權威，如此，當可收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效，這是一個正確的戰略。但曹操不採納賈詡的謀略，一味想順勢東進，終於給孫權與劉備聯兵的機會，^{cxxvi}促成曹操的失敗。

曹操另一個戰略失策是：將大軍用於烏林一個方向上，重犯袁紹將十萬大軍放在官渡之戰略錯誤，一但被火攻，則全軍潰敗。

(3)戰術失當。曹操在赤壁之戰有三個戰術失當：

①連鎖戰船。曹操為了解決北方士兵不習顛簸而暈船，竟將船尾以鐵鎖連接起來，未深思被敵人火攻之危險。而陸營與水寨相連，一旦戰船、水寨被敵人火攻，火將迅速延燒陸上營房，物資戰具被燬，士兵傷亡慘重，非燒死即溺死，驚恐之下，全軍大亂，如敵人火攻，定無法組織有效之抵抗，全軍只有潰敗。

②不識黃蓋詐降。曹操善於用詐，黃蓋來降，本應嚴加防範，以防意外，但曹操太過驕傲，輕信詐降，未稍存戒心，以致疏於戒備，未做必要之佈署，致造成全軍潰敗。

③用己之短與敵之長相鬥。諸葛亮說：「北方人不習水戰」^{cxxvii}，周瑜說：「(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這是「用兵之患」^{cxxviii}。曹操集團擅於陸戰，應該以二十萬大軍佔領長江兩岸，或登陸後，在陸上與孫劉決戰。曹操放棄這種對自己有利之陸戰，牽就敵人，選擇在長江上作戰，用己之短與敵之長相較量，犯了兵家之大忌，導致不可挽回之損失。

2.孫劉成功的原因

(1)孫劉聯盟抗曹的政略正確。曹操進攻荊州後，在大敵當前情況下，孫權、劉備為了避免被曹操各個擊破，雙方堅定的聯合，造成二弱聯合共抗一強之局面，不但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脫離勢孤力單之困境，也使雙方都獲得巨大的戰略利益。^{cxxix}戰後孫權得到荊州中部南郡及江夏郡，控制長江中游，劉備得到荊州南部之江南四郡，取得發展之地盤。因此，王夫之在《讀通鑑論》卷九〈獻帝〉二十六中評論說：孫劉聯盟抗曹是「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

(2)孫劉料敵的戰略決策正確。諸葛亮指出曹軍的弱點有三點：

- ①曹操之眾，遠來疲弊……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
- ②北方之人，不習水戰。
- ③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cxxx}

周瑜也看出曹軍的弱點有四點：

- ①北土未平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
- ②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 ③今盛寒，馬無蒿草。
- ④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心生疾病。^{cxxx}

周瑜又看穿曹軍兵力沒有八十萬，實際上只有二十二、三萬，只要五萬精兵即可打敗他們。他說：

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眾，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眾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cxxxii}

後來的發展，證明諸葛亮、周瑜的敵情分析與判斷正確。而孫權敢下決心抗曹，以數萬之兵對抗數十萬之曹軍，其勇氣與迅速正確之戰略決策，皆為致勝之重要原因。

(3)孫劉聯軍詐降火攻的戰術運用成功。水軍是曹軍最弱之兵種，荊州投降的水軍，未經長期整編訓練，對曹操心懷兩端，未必可靠。曹操又犯了將戰船連接的戰術錯誤，孫劉聯軍以詐降火攻戰術奇襲烏林曹軍水軍，攻入曹軍最弱的環節，迅速取得突破口，再乘勝追擊，擴大戰果，一舉擊潰曹軍，這是赤壁之戰戰術成功的關鍵。

陸、結 語

荊州位於長江中游，東聯吳、會，西接巴、蜀，南達交、廣，北通許、洛，地理位置重要，交通發達，沃野千里，且未受漢末戰亂的影響。轄區有

七郡一一七縣邑，盛時戶數有一佰零四萬，人數有六百二十七萬。荊州的政治、經濟、地理條件和當時兼併戰爭的形勢，都決定了它是孫權、劉備、曹操三個集團割據稱雄的必爭之地。從孫權、劉備、曹操三個集團的戰略意圖來看，荊州是三方必爭之地，是三角鬥爭的焦點。孫權想奪占荊州作為他西防的要地，劉備想將荊州作為他將來出兵宛、洛，進圖王業的基地；曹操將荊州作為他再兼併江東的跳板。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七月，曹操率步騎十五、六萬大軍，從鄴城出發，大舉南下，進攻荊州。八月，劉表病死，次子劉琮繼任荊州牧。九月，曹軍進到新野，劉琮不戰而降。劉備得知劉琮投降，率軍向南急退，別遣關羽率水軍萬人由漢水東撤，欲在江陵會合。劉備南撤隊伍，因有十幾萬軍民，行動緩慢，在當陽長阪為曹操的五千輕騎追及。長阪之役戰敗，劉備僅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突圍轉向東逃，在漢水邊遇關羽水軍，同往夏口，與劉琦軍萬人移駐長江南岸樊口。曹軍佔領江陵，據有荊州北部。曹操破荊州，人心未附，急躁東進，推動了孫劉結盟，這是他失敗的根本原因。^{cxxxiii}

孫劉聯盟，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已先提出，但實際行動的倡始者是魯肅。長阪之役，劉備戰敗，魯肅冒險前往勸說劉備聯孫抗曹。諸葛亮隨魯肅到柴桑，聯結孫權，堅定孫權抗曹決心，訂立同盟，完成使命，顯示了不凡的外交才幹。^{cxxxiv}當曹操的戰書到了江東，滿朝文武，大多主張迎降，只有魯肅獨排眾議，主張抵抗，假如沒有魯肅在孫權身邊打氣，東吳那時就可能投降曹操。^{cxxxv}魯肅又建議孫權召回在鄱陽的周瑜，周瑜力駁主降派議論之非，以期挽回人心士氣。周瑜識見高遠，臨敵不懼，且意氣如虹，料敵準確，使東吳動搖的人心士氣，為之復振。^{cxxxvi}並使孫權堅定抗曹必勝的信心，因而出兵迎戰曹操，孫劉聯盟終於付之行動。孫劉聯盟的形成，使居於劣勢的孫權、劉備轉為優勢，並在赤壁之戰中取得勝利。

赤壁之戰從建安十三年(西元 208 年)七月，曹操進攻荊州開始，至建安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曹操放棄江陵，退回襄陽為止，時間大約一年

多。赤壁之戰的戰場主要在江陵與赤壁之間，實際戰鬥有四次：赤壁遭遇戰、烏林火攻戰、華容追擊戰及江陵包圍戰。孫劉聯軍以詐降火攻戰術擊潰在烏林的曹軍水陸兩軍，經由華容道追擊殘餘之曹軍至江陵，從十二月至次年建安十四年(西元 209 年)十二月，孫劉聯軍圍攻江陵一年，最後曹軍撤離江陵，結束赤壁之戰。孫權取得荊州中部之南郡及江夏郡，劉備取得荊州南部之江南四郡：長沙郡、桂陽郡、武陵郡及零陵郡。

赤壁之戰的勝敗原因可分曹操失敗及孫劉勝利兩方面來論述。

1. 曹操失敗的原因

- (1) 政略失當。因驕傲而誤判形勢，導致對孫劉的政略失當，促成孫劉聯盟抗曹。
- (2) 戰略失當。將大軍用於烏林一個方向上，一旦被火攻，則全軍潰敗。
- (3) 戰術失當。可分三點：①連鎖戰船②不識黃蓋詐降③用己之短與敵之長相鬥

2. 孫劉成功的原因

- (1) 孫劉聯盟抗曹的政略正確。二弱聯合共抗一強，扭轉劣勢，轉弱為強。
- (2) 孫劉料敵的戰略決策正確。看出曹軍弱點，孫權迅速作出正確的戰略決策，聯劉破曹。
- (3) 孫劉聯軍詐降火攻的戰術運用成功。用詐降火攻戰術，主動攻擊曹軍的水軍，在烏林擊潰曹操主力。

赤壁戰後，荊州三分，曹操取得荊州北部，孫權佔領荊州中部，劉備佔領荊州南部。赤壁之戰，造成曹操佔領江南之企圖失敗，天下三分之勢形成，也延緩了中國的統一。

參考書目：

(一)史料：

- 《三國志》，(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1995)
盧弼集解 《三國志集解》，(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
《後漢書》，(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1994)
《資治通鑑》，(台北，西南書局，1982)
《太平御覽》，(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
陳橋驛主譯《水經注全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

(二)專書：

- 余大吉《三國軍事史》，收於軍事科學院主編，《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張大可、譚良嘯主編《三國人物評傳》，(台北，水牛出版社，1993)
徐亮之 《張良與諸葛亮》(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
徐富昌 《諸葛亮—忠貞與智慧的典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
方北辰 《劉備新傳》，(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
王仲犖 《魏晉南北朝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呂思勉 《三國史話》，(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4，台6版)
呂思勉 《秦漢史》，(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69，台1版)
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台北，賀禧文化出版社，1996)
薩孟武 《中國社會政治史》，(二)，(台北，三民書局，1975)
張大可 《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張作耀《曹操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
武國卿《中國戰爭史》(四)，(北京，金城出版社，1992)
祝秀俠《三國人物新論》，(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9)

禱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三)論文：

- 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
- 劉琳〈論劉備〉，《四川大學學報》，1994：3
- 薛國中〈諸葛亮與《隆中對》〉，《江漢論壇》，1980：1
- 譚良嘯〈論三國時期的荊州爭奪戰〉，《成都大學學報》，1992：2
- 施丁〈論赤壁之戰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1：6
- 雷家驥〈赤壁之戰〉，《歷史月刊》，16期，1989：5
- 王大良〈孫劉聯盟的歷史考察和評價〉，《南充師院學報》，1984：4
- 李佃原〈「結好孫權」策略的利弊〉，《成都大學學報》，1986：3
- 田餘慶〈《隆中對》再認識〉，《歷史研究》，1989：5
- 葉哲明〈政治家的形勢分析和諸葛亮、程昱、魯肅對漢末天下三分的預見〉
《台州師專學報》，1982：2。
- 王延武〈淺析孫吳立國與奪取江陵之關係〉，《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4
- 鄒身誠〈重評孫權的歷史功績〉，《江海學刊》，1989：3
- 張兆凱〈論吳蜀荊州之爭〉，《求索》，1992：5
- 張大可〈論孫吳儒將〉，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 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 張大可〈論諸葛亮〉，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
- 張桂修〈赤壁古戰場與華容道〉，《地理知識》，1986年第5期
- 祝秀俠〈論魯肅〉，收於祝秀俠《三國人物新論》，（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9）
- 禱夢庵〈赤壁周郎〉，收於禱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

- ⁱ 三大戰役，第一次是西元 200 年的官渡之戰，第二次是西元 208 年的赤壁之戰，第三次是西元 222 年的夷陵之戰。
- ⁱⁱ 余大吉《三國軍事史》，收於軍事科學院主編，《中國軍事通史》，第七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 166。
- ⁱⁱⁱ 余大吉《三國軍事史》，頁 167。
- ^{iv} 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
- ^v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1995），卷 46，頁 1109。以下均採同樣版本。
- ^{vi}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卷 54，頁 1268。
- ^{vii} 同註 4。
- ^{viii} 《三國志·吳書·甘寧傳》，卷 55，頁 1292-1293。
- ^{ix} 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
- ^x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頁 405。
- ^{xi} 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說劉備：「信義著於四海」。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3。
- ^{xii} 魏傅幹稱劉備「寬仁有度」，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注引《傅子》，卷 32，頁 883。陳壽評劉備「弘毅寬厚」，見同上書，頁 892。晉張輔也說劉備「寬宏而大略」，見李昉等纂《太平御覽》，（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 447，引張輔《名士優劣論》。
- ^{xiii} 陳壽評劉備「弘毅寬厚」，毅就是堅忍有毅力。
- ^{xiv} 劉備在荊州「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3。
- ^{xv}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 32，頁 877。劉琳〈論劉備〉，《四川大學學報》，1994：3。
- ^{xvi} 徐景從〈劉備傳〉，收於張大可、譚良嘯主編《三國人物評傳》，（台北，水牛出版社，1993），頁 153。
- ^{xvii}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2-913。
- ^{xviii} 朱紹侯〈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
- ^{xix} 同註 17，頁 913。
- ^{xx} 薛國中〈諸葛亮與《隆中對》〉，《江漢論壇》，1980：1。
- ^{xx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07-408。
- ^{xxi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07-408。
- ^{xxiii} 譚良嘯〈論三國時期的荊州爭奪戰〉，《成都大學學報》，1992：2。
- ^{xxiv} 《後漢書·劉表傳》，（台北，鼎文書局，標點本，1994），卷 74 下，頁 2421。
- ^{xxv} 《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卷 21，頁 598。
- ^{xxv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08。
- ^{xxvii} 同註 23。
- ^{xxviii} 同註 26。
- ^{xxix}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注引《魏略》，頁 913。
- ^{xxx}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 32，頁 877。
- ^{xxxi} 譚良嘯〈論三國時期的荊州爭奪戰〉，《成都大學學報》，1992：2。劉備未攻劉琮原因，《三國志》卷 32《蜀書·先主傳》注引孔衍《漢魏春秋》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 ^{xxxi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10。
- ^{xxxiii} 《後漢書·劉表傳》，卷 74 下，頁 2423。
- ^{xxxiv}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4。

- xxxv 徐亮之 《張良與諸葛亮》(台北,華世出版社,1975),頁98。
- xxxvi 《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卷10,頁317。
- xxxvii 同註35,頁102。
- xxxviii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注引孔衍《漢魏春秋》,頁878。
- xxxix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頁877。
- xl 盧弼 《三國志集解》,(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75),頁743。
- xli 薛國中 〈諸葛亮與《隆中對》〉,《江漢論壇》,1980:1。
- xlii 譚良嘯 〈論三國初期的荊州爭奪戰〉,《成都大學學報》,1992:2。
- xliii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注引《典略》,頁878。
- xliv 徐亮之 《張良與諸葛亮》,頁103。
- xlv 《三國志·蜀書·劉巴傳》,卷39,頁980。
- xlvi 薛國中 〈諸葛亮與《隆中對》〉,《江漢論壇》,1980:1。
- xlvii 徐富昌 《諸葛亮—忠貞與智慧的典型》,(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4),頁31。
- xlviii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頁877。
- xlix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注引習鑿齒曰,頁878。
- l 方北辰 《劉備新傳》,(台北,群玉堂出版公司,1991),頁132-133。
- li 王仲犛 《魏晉南北朝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55。
- lii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頁877。方北辰 《劉備新傳》,頁131-132。
- liii 呂思勉 《三國史話》,(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84,台6版),頁73。
- liv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32,頁914。
- lv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32,頁877。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台北,賀禮文化出版社,1996),頁341。
- lvi 施丁 〈論赤壁之戰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1:6。
- lvii 同註55,頁345。
- lviii 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頁345。
- lix 同前書,頁341。
- lx 《三國志·蜀書·劉二牧傳》,卷31,頁868。施丁 〈論赤壁之戰的幾個問題〉,《史學月刊》,1981:6。
- lxi 雷家驥 〈赤壁之戰〉,《歷史月刊》,16期,1989:5。
- lxii 《後漢書·劉表傳》,卷74下,頁2422。
- lxiii 薩孟武 《中國社會政治史》,(二),(台北,三民書局,1975),頁16。
- lxiv 同註61。
- lxv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卷10,頁330。
- lxvi 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頁350。
- lxvi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418-419。
- lxviii 同前書,頁419。
- lxix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卷10,頁330。
- lxx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卷10,裴松之注,頁330。
- lxxi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卷14,頁435。
- lxxii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卷14,頁434。
- lxxiii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419-420。
- lxxiv 《三國志·魏書·程昱傳》,卷14,頁428-429。
- lxxv 王大良 〈孫劉聯盟的歷史考察和評價〉,《南充師院學報》,1984:4。

- lxxvi 《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卷 46，頁 1109。
- lxxvii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卷 54，頁 1269。
- lxxviii 李佃原 〈「結好孫權」策略的利弊〉，《成都大學學報》，1986：3。
- lxxix 田餘慶 〈《隆中對》再認識〉，《歷史研究》，1989：5。
- lxxx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卷 54，頁 1269。
- lxxxi 朱紹侯 〈吳蜀荊州之爭與三國鼎立的形成〉，《史學月刊》，1991：1。
- lxxxii 葉哲明 〈政治家的形勢分析和諸葛亮、程昱、魯肅對漢末天下三分的預見〉《台州師專學報》，1982：2。
- lxxxiii 王延武 〈淺析孫吳立國與奪取江陵之關係〉，《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6：4。
- lxxxiv 方北辰 《劉備新傳》，頁 139。
- lxxxv 《資治通鑑》，卷 65，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台北，西南書局，1982)，頁 2088。以下均採同樣版本。
- lxxxvi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5。
- lxxxvii 同註 84。
- lxxxviii 同註 86。
- lxxxix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5。
- xc 同前註。
- lxxci 同註 89。
- lxxcii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5。
- lxxciii 《資治通鑑》，卷 65，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頁 2089。
- lxxciv 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頁 350。
- lxxcv 《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09。
- lxxcvi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卷 47，頁 1117。方北辰 《劉備新傳》，頁 141。
- lxxcvii 《資治通鑑》，卷 65，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頁 2089-2090。
- lxxcviii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卷 54，頁 1270。
- lxxcix 《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卷 54，頁 1270。
- lxxxci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頁 1261。
- lxxxcii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頁 1261-1262。
- lxxxci 同前書，卷 54，頁 1262。
- lxxxci 同前書，卷 54，注引《江表傳》，頁 1262。
- lxxxci 張瑞昌、左書諤 〈周瑜傳〉，收於《三國人物評傳》，頁 266。
- lxxxci 《三國志·吳書·周瑜書》，卷 54，注引《江表傳》，頁 1262。
- lxxxci 《三國志·吳書·周瑜書》，卷 54，注引《江表傳》，頁 1262。
- lxxxci 三國志·吳書·周瑜書》，卷 54，注引《江表傳》，頁 1262。張亞新 《曹操大傳》，第二冊，頁 353。
- lxxxci 張大可 〈論孫吳儒將〉，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頁 243。
- lxxxci 呂思勉 《秦漢史》，(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69，台 1 版)，頁 376。
- lxxxci 鄒身誠 〈重評孫權的歷史功績〉，《江海學刊》，1989：3。
- lxxxci 張兆凱 〈論吳蜀荊州之爭〉，《求索》，1992：5。
- lxxxci 綜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頁 30 與《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頁 1262。余大吉，《三國軍事史》，頁 157。
- lxxxci 綜合《三國志》中周瑜、魯肅、呂蒙、程普、黃蓋、韓當、周泰、甘寧、潘璋、孫賁、

朱桓、陸遜等傳。《中國軍事史》，第二卷，兵略(上)，頁 404。

^{cxiv}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頁 1262-1263。裴注引《江表傳》亦有類似之記載。

^{cxv} 北朝酈道元的《水經·夏水注》中說：「夏水又東徑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地。西南自江陵東界，徑於雲杜、沌陽，爲雲夢之數矣。」另見張桂修〈赤壁古戰場與華容道〉，《地理知識》，1986 年第 5 期。

^{cxvi}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卷 14，頁 435。

^{cxvii}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卷 47，頁 1118。

^{cxviii} 《三國志·魏書·李通傳》，卷 18，頁 535。

^{cxix} 余大吉《三國軍事史》，頁 165。

^{cxx} 《三國志·魏書·李通傳》，卷 18，頁 535。

^{cxxi}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卷 47，頁 1118。

^{cxxii}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卷 47，頁 1118。

^{cxxiii} 張作耀《曹操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頁 175。

^{cxxiv}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卷 14，頁 434。

^{cxxv} 《三國志·魏書·賈詡傳》，卷 10，頁 330。

^{cxxvi} 武國卿《中國戰爭史》(四)，(北京，金城出版社，1992)，頁 157。

^{cxxvii}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330。

^{cxxviii}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頁 1261-1262。

^{cxxix} 武國卿《中國戰爭史》(四)，頁 157。

^{xxx}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卷 35，頁 915。

^{xxxi}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頁 1261-1262。

^{xxxii}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卷 54，注引《江表傳》，頁 1262。

^{xxxiii} 張大可〈赤壁之戰考辨〉，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頁 81。

^{xxxiv} 張大可〈論諸葛亮〉，收於張大可《三國史研究》，頁 231。

^{xxxv} 祝秀俠〈論魯肅〉，收於祝秀俠《三國人物新論》，(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9)，頁 60。

^{xxxvi} 禱夢庵〈赤壁周郎〉，收於禱夢庵《三國人物論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78-79。